

本草思辨录

「思考经方」系列丛书

BENCAO BIANSI LU

清·周岩 著

邹运国 点校



《伤寒杂病论》所用中药的来龙去脉，尽收眼底，
《神农本草经》秘传本草的实践思考，一览无遗。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思考经方”系列丛书

本草思辨录

BENCAO SIBIAN LU

清·周岩 著

邹运国 点校



人民军医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本草思辨录 / (清)周岩著. —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5.2
(思考经方系列丛书)

ISBN 978-7-5091-8204-8

I. ①本… II. ①周… III. ①本草—中国—清代 IV. ①R28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06367 号

策划编辑: 杨德胜 文字编辑: 莫婷婷 刘婉婷 责任审读: 李 昆

出版发行: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通信地址: 北京市 100036 信箱 188 分箱 邮编: 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 (010) 51927290; (010) 51927283

邮购电话: (010) 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 (010) 51927300—8065

网址: www.pmmp.com.cn

印、装: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8.75 字数: 133 千字

版、印次: 2015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500

定价: 2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 凡有缺、倒、脱页者, 本社负责调换



点校说明

《本草思辨录》系清代著名医学家周岩〔字伯度，号鹿起山人。山阴（今浙江绍兴）人〕所作。因经方之药多本于《神农本草经》，欲对经方有深入的了解，必须对《神农本草经》有深刻的认识，而《本草思辨录》正是周伯度综合李时珍、刘若金、邹润安、徐大椿、陈念祖等医药大家对本草的认识，结合临床实践，深入思考，编撰而成。《本草思辨录》共4卷，对《伤寒杂病论》所用之128味药进行了深入讨论，不但对本草学习有所裨益，也为学习经方提供药学基础，更对经方的临床实践大有促进。

本书首版为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山阴周氏微尚室刻本，后失传，1936年被收入《珍本医书集成》。本次据1936年《珍本医书集成》本、1987年中国书店影印本以及1960年人民卫生出版社铅印本，综合整理而成。具体如下。

1. 原书为繁体竖排，今改为简体横排。
2. 为保持古籍原貌，对全书不改编、不删节、不注解。
3. 通假字、异体字、古今字原则上径改，特殊情况除外。
4. 书中的药物名称以及剂量，遵从原著。
5. 书中引用经文，在不影响大意的情况下，当维持原貌。
6. 原书为繁体竖排，今为简体横排，文中的“左”“右”，在表示上、下文的时候，分别改为“下”“上”。
7. 原著涉及“犀角”等国家禁用药物，为尊重原著，仍维持原貌。但在临床中，应以相应的药物代替。



内 容 提 要

本书为“思考经方”系列丛书之一，系清代著名医家周伯度的心血之作。因经方所用之药多来源于《神农本草经》，欲对经方有深入的了解，必须对《神农本草经》有深刻的认识。周氏综合李时珍、刘若金、邹润安、徐大椿、陈念祖等医药大家对本草的认识，结合自己临床实践深入思考，对《伤寒杂病论》所用的 128 味药进行了深入分析阐释，为学习经方提供药学基础。本书由浅入深，执简驭繁，理论结合临床，实用性强，适于中医药院校师生、中医临床工作者、民间中医、西医学习中医者及广大中医药爱好者阅读参考。



总前言

东汉末年，我国伟大的医学家张仲景在乱世中写下了惊世骇俗的《伤寒杂病论》。此书铸造了我国中医辨证论治和理法方药的历史丰碑，成为中医学临床第一书、中医方书之祖。迄今，研究仲景学术的医家不下 2000 余家，出版以仲景学术为主体的各类图书不计其数。

《伤寒杂病论》将中医的理法方药与辨证论治结合起来，是继《黄帝内经》之后的又一部巨著，为中医的发展和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治病行之有效，并经过历代医家反复检验证实，故被后人誉为“经方”。

“经方”经久不衰，迄今 1700 多年，仍是中医界的热门话题。纵观古今经方著作中，最能发人深省的莫过于《本草思辨录》《经方实验录》《圣方治验录》三部。

因经方之药多本于《神农本草经》，欲对经方有深入的了解，必须对《神农本草经》有深刻的认识。而周伯度所著的《本草思辨录》，就是在综合李时珍、刘若金、邹润安、徐大椿、陈念祖等医药大家对本草的认识基础上，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经过深入思考编撰而成的。该书共 4 卷，对《伤寒杂病论》所用之 128 味药进行深入讨论，为读者学用经方提供了极好的药学基础。

近代中医大家曹颖甫先生，倾毕生精力对经方进行研究，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积累大量的用经方治病医案，编撰出《经方实验录》。该书每则病案均依经方为经、实验为纬，以理论为纲、临床为目。“经方”主要讨论配伍与医疗作用，“实验”详细介绍治疗过程及其相关病案。前者用经典的理论确立临证治疗原则，后者则是临床对经方的实验和检验。该书对经方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近代巴蜀医家邹趾痕研究《伤寒杂病论》60年如一日，悟透岐黄仲景一贯之学；刻苦钻研，领悟张仲景的医经精髓。他说：“中医药精义尽蕴其中。”在中西汇通的年代，邹趾痕写成经验与医案集《圣方治验录》。书中对经方的深入研究与思考，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临床效应堪称覆杯而愈。

综合而言，此三书可以称得上近现代中医对经方深入思考且有真材实料的经典好书。在这个信息高速发展的时代，许多优秀的人、优良的传统文化，都很有可能被信息的洪流所掩埋，鉴于此，编者特将经方领域的“含金量”很高的古典著作进行整理出版，希冀能够为振兴国医贡献力量！

A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consisting of three characters: '邹', '趾', and '痕'. The characters are written in a cursive, calligraphic style.

甲午中秋于北京

目 录



自序	1
卷首	3
绪说	3
卷一	14
石膏	14
赤石脂	17
硝石、芒硝	17
甘草	19
黄芪	21
人参	24
沙参	27
桔梗	28
知母	29
白术	29
黄连	33
黄芩	35
柴胡	35
白鲜皮	36



龙胆	37
芍药	37
牡丹	38
卷二	40
木香	40
补骨脂	40
姜黄、郁金	41
荆芥	41
薄荷	41
青蒿	42
夏枯草	42
漏芦	43
麻黄	43
麦门冬	46
瞿麦	47
葶苈	47
车前子	48
篇蓄	48
大黄	49
附子、天雄、乌头	51
半夏	53
菟花	53
菟丝子	54
五味子	54
瓜蒌根、瓜蒌实	55
葛根	56
何首乌	56
草薢	57
防己	58
泽泻	58
菖蒲	59
水萍	60



石斛	60
骨碎补	61
胡麻	61
大麻仁	62
粳米	62
薏苡仁	62
绿豆	65
扁豆、扁豆叶	66
淡豆豉	66
饴糖	68
韭(根叶同用)、韭子	69
葱白	69
卷三	71
薤白	71
生姜	71
干姜	72
苦瓠	74
桑耳	75
杏仁	75
乌梅	78
桃仁	80
大枣	80
木瓜	84
枇杷叶	85
蜀椒	85
吴茱萸	86
藕、鸡头实	87
柏实	88
桂枝	88
卷四	101
沉香	101
乌药	101



黄柏	101
厚朴	102
杜仲	103
楝实	103
皂荚、皂荚子	103
诃黎勒	104
桑根白皮	104
楮实	104
枳实	105
枳壳	106
栀子	106
酸枣仁	107
山茱萸	108
女贞实	108
卫矛	108
五加皮	108
枸杞	109
蔓荆实	110
茯苓	110
猪苓	113
竹茹	113
蜂蜜	114
白僵蚕	114
水蛭	115
蛭螭	116
龙骨	116
龙齿	117
鮫鲤甲	117
乌贼鱼骨	117
龟甲	118
鳖甲、牡蛎	118
文蛤	119
鸡矢白、鸡子白、鸡子黄	120



猪胆汁	120
猪肤	121
羊肉	122
阿胶	122
犀角	123
两头尖	125
乱发	126
人尿	127

自序

医可易言乎哉！在圣门曰小道，在史家曰方技。顾所谓小道者，特视大学之道，位天地育万物为小焉耳。神圣作之于前，贤哲述之于后，李唐而降，斯道浸微，非实有至精至神，方可与斯之一境，胡为史册所载，代不数人，若仓公、扁鹊、华元化一流，则更无代兴而特起。江氏良庭有云：“孔子圣无不通，焉有不知医者。自牖执手，切其脉也，而孔子教人游艺，如《礼记疏》所称《夫子脉诀》，卒未闻传之其人，岂真以方技而贱之，盖其慎也。”忆余幼时曾以春温误服麻黄，致举室怔营，迨咸丰丙辰，以副车入赘为比部主事，留滞京邸，又以寒痢为医投凉剂而误。更医复然，危状迭见。赖友人检方书鉴前弊而拯之，得以无虞。余于是始有志于医，恒诣厂肆购书，置之几案，朝夕披览，虽至困甚，亦冀鬼神来告，不悟彻不已。久之为人疗病，时或幸中，谬窃虚誉，然自甲子改官邑令，所宰晋祁皖舒，皆地当孔道，差务络绎，又不用门丁一人，事无巨细，靡不亲裁，计束医书高阁者，凡十八年。洎壬午调任盱眙，自分无治剧才，甫捧檄，即乞疾而归，戢影蓬门，无以遣日，则复取群籍，研求加邃。乃喟然曰：“余向之于医，犹门外汉耳，今其或者可与入门矣。”夫学问之道，不外致知、力行两端，医何独不然。致知之书，如《素问》《灵枢》《本草经》尚矣，而《伤寒论》《金匱要略》，则又南阳先师本致知以为力行之书，《灵》《素》《本经》，悉括其中。学者能即是而寝馈笃好之，积以岁月，真可引伸触长，施用无穷，然而谈何易也。人知辨证之难，甚于辨药，孰知方之不效，由于不识证者半，由于不识药者亦半，证识矣而药不当，非特不效，抑且贻害。窃怪古来注仲圣书者，无虑数十百家，独于方解，鲜精确澄彻，其故在本草之学，自来多不深求，识本草如是，遂视方义亦当如是。于古人因证施治之微旨，去而千里矣。读仲圣书而不先辨本草，犹航断港绝潢而望至于海也。夫辨本草者，医学之始基，实致知之止境，圣人列明辨于学问思之后，其功自非易致，谫劣如余，何足语此，然而遐轨勉蹶，乐岂辞疲，秉烛之明，



岁有增益。自戊戌春，有《六气感证要义》之刻，嗣于药用有心得者，即征诸方，方义有见及者，并印以药，弗明弗措，惟竭吾才。今又六更裘葛，取所著稽之，得药百二十八味，聊依纲目编次，厘为四卷。大抵援据仲圣两书，而间附以他说他药，随手札记，殊无体例。余老矣，值时局之艰虞，念儒冠之多误，是惟弓冶，可得蝉嫣，爰命孙儿智浚，录付剞劂，以垂来许，并问世焉。若云臧否人物，以自表异，斯医工之故习，而非余之所敢蹈尔。

光绪三十年甲辰夏四月，鹿起山人周岩自叙于微尚室（时年七十有三）

卷首

绪说

《本草思辨录》甫授梓，适有客以彼都近事医会相告，窃不自揆，为发其藪，而余夙尝欲辨不果者，至是亦纵言及之，名之曰绪说，列为卷首，欲学者知审择端趋向也。

医虽艺术，而深诣甚难。西医挟形质之说，蔑视我中医，而中医之厌苦其难者，得彼说则大喜，相与扬西而抑中。不思古圣垂示气化，实由洞明形质，而西医解剖形质，何从窥见气化。故西医之在中国，能疗内证大证为遐迩传颂者，不少概见。乃求医者并不羡慕乎西，而业医者反欲自弃其学。今且狂澜特起，有訾《黄帝内经》《神农本草》，南阳先师《伤寒论》《金匱要略》，为谬、为荒诞、为羌无故实者矣。此等妄谈，岂足撼数千载而上悬诸日月不刊之圣经，而独惜夫相将入火坑者之甘为众盲也。

《素问》九卷，有王太仆补足者一卷。《灵枢》一经，或疑即王氏窃取《素问》为之。近人何西池，尝静坐数息，每刻约得二百四十息，以《灵枢》日夜计一万三千五百息为不经。此类固间有伪托，《灵》不如《素》，《难经》又不如《灵》《素》，要在人分别观之；而其中渊理不可思议，体之人而实万无不验者，已数千载奉之为圭臬，岂癖嗜耶！抑别有所希耶！非人愚而我独智，盖彰彰明矣。今不商量加遽，而徒以风会所趋，创为丧心病狂之举，诚世道之隐忧，可为太息者矣。

《伤寒论》《金匱要略》，直可上拟圣经，不当与诸医书同论。医书汗牛充栋，大抵下驷十之七，中驷十之二，上驷十之一。上中驷之书，无不由研求《内经》与仲圣书而出。今贱中医贵西医，而治病则仍以中医，上中驷之书，已为彼所唾弃，其将于下驷书求进步乎，必不能矣。



医家故习，每好议前人之失，而已亦不能无失。然皆其人勇于卫道，矫枉过正，或隐奥之义，所见不同者有之，未有毫无学问。医亦走方者流，因得见脏腑，遂谓道即在是，敢以无理之诟争，上侮古帝昔圣，如著《医林改错》之王清任者，可谓谬妄之至矣。试历举而论之：第一篇脏腑记叙，开口即以宋元人《脏腑图论》，与《内经》混驳一番。《脏腑图论》原不足取，乃其与《内经》并举，概称古人，其胸中无黑白可知。谓古人错误者不一而足，而不言其所以错误。忽指称《灵枢》曰：“手少阴三焦主乎上，足太阳三焦主乎下。”而《灵枢》实无其文。尤可笑者，谓黄帝虑生民疾苦，平素以《灵枢》之言，下问岐伯、鬼臾区，故名《素问》。尤可忿者，谓二公如知之最确，可对君言，知之不确，须待参考，何得妄对，遗祸后世。庄子有言：“哀莫大于心死。”其殆言未出而心先死者欤！第二篇会厌、左气门、右气门、卫总管、荣总管、气腑、血腑记，按此篇记其所见，不为不详。谓出气、入气、吐痰饮津涎，与肺毫无干涉，古人误以咳嗽等证为肺病。肺管两旁，有左右气门两管，下至肺管前半截处，归并一根入心。从心左后下行至肺左，过肺入脊，复下行至卫总管。卫总管有对背心两管，有对腰两管，有腰下两管，腰上对脊正中，有十一短管，痰饮在管中，由管中之气上攻行过心，由肺管前出左右气门，接卫总管之下。气管之多如是，痰饮究从何管上至两气门，何者从左出，何者从右出，其不言者，是仍不知也。谓卫总管俗名腰管，腰上长两管，一管通气腑，气腑是抱小肠存元气之物。元气即火，元气足则食易化，虚则难化。然则元气在小肠外，能化小肠内之食。气管在肺外，肺不能化气管内之痰饮，有是理耶？《经》言：“脏者，藏精气而不泻。”惟肺管清虚，故能运管外之痰饮，否则肺管已为痰饮塞满，何问痰饮。清任不知此理，宜其以肺为无用之死脏也。第三篇津门津管遮食总提珑管出水道记，接第一篇饮食由小肠化粪一段，宜并入此篇。与第四篇脑髓说，余俱有论列下。第五篇气血合脉说，人之有脉，与脉之可以验病，断不出《内》《难》经所言。清任谓人身气管出气，血管藏血，脉从气出，无与血事。手腕肉厚者脉短，薄者脉长。大小者虚实之分，急慢者寒火之分。不知气与血若不相贯，则人为呆物，脉非指下难明，则人皆知医。又谓古人论脉二十七字，余不肯深说者，非谓古人无容足之地，恐后人对证无谈脉之言。此冀掩其短而适自暴其短，书中证治数十条，所以无一字言脉也。第六篇心无血说，西医谓心内有左右四房，皆有管窍，为生血回血之用，正与《内经》说合。而清任以心为气出入之路，其中无血。又云：“猪心刺破，则腔子内血，流入于心；

不刺破之心，内并无血。”是以盆盎之盛水比心。心非腑，焉能盛血。清任于图内肝下亦注“绝不能藏血”五字。古书岂得呆看，经不又云脾藏肉乎，吾知清任必更骇之矣。卷末附辨方效经错之源，论血化为汗之误一篇。仲圣麻黄桂枝两汤，清任改其文为麻黄汤治头疼、身痛、项强、发热、恶寒、干呕、无汗，桂枝汤治证如前，而有汗。谓伤寒初得，头疼、身痛、项强、发热、恶寒，未有两胳膊、两手不疼痛发热恶寒者，用麻黄汤，亦未有周身皆愈而独不愈两胳膊两手者。岂不是方虽效而经络实错之明证。改仲圣文而又坐仲圣以过，何便宜乃尔。按项强为阳明病，四肢烦疼为太阴病，断非初得时所兼有，时疫则有之，方不的对而病竟愈，亦往往有之。庸医所以售技者在是，自矜者亦在是。要知仲圣为天下后世立法，不能为庸医诡遇也。谓有汗是伤风，从未见桂枝汤治愈一人。伤风岂定是有汗？桂枝汤不能治伤风，近世医者多有此论，而不知其故由本领不济乎。清任以桂枝汤不效，因头疼、身痛、发热、有汗非伤风证。此与桂枝汤别一条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者桂枝汤主之，似乎无异，而非无异也。仲圣不言脉者，以太阳病汗出恶风者脉自浮也。为问果太阳病乎？脉浮恶风乎？不言身痛者，以太阳病头痛发热汗出恶风而又加身痛，则桂枝汤宜加减也。何为而不加减乎？己不细审而遽责效于桂枝，可乎不可！又有奇者，清任用桂枝汤而尚不知为何证。曰非伤寒证也，乃吴又可所论之瘟疫也。又教其侄曰：“欲明伤寒，须看吴又可论。”是清任固尝读又可书者。又可因其时疫气流行，时师多以伤寒法误人，故著《温疫论》一书。清任时亦疫气流行，胡为以桂枝汤治疫气。夫疫气与伤寒不同，其殆用又可法不应而用仲圣法，用仲圣法又不应用又可法乎。若然，则无往不误矣。谓目痛鼻干不得眠，是邪热上攻头脑之证，仲圣以葛根汤治之，又是方效经错之明证。按《伤寒论》葛根汤证，何尝如是。《内经》有“阳明主肉，其脉挟鼻络于目，故身热、目痛、鼻干、不得眠”之文，《活人书》二问亦有之，并不言“宜葛根汤”。葛根汤治此证，则是陶节庵《全生集》，于葛根汤加白芷、升麻，云即葛根解肌汤，其证尚有发热、头痛、微恶寒、无汗、脉微洪等字。清任既不知阳明病之脉证为何，而又张冠李戴，妄诋仲圣，昏蒙殆无其比。谓人生气血两管，气管通皮肤有空窍故发汗，血管通皮肤无空窍故不发汗。是知汗非血化，汗固非即是血。然汗为心液，亦血中之热气所蒸而成。故夺汗者无血，夺血者无汗，试无不验。夫血既蒸为汗，则已由静之动，故能透毛孔而出。若汗出而血亦出，或无汗而血自出，则血应静而不静，不为阳之守也。其义皆在《内经》，清任